

美国少数民族及移民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王双利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目前,美国大约有270多个民族、使用着200多种语言。在美国历史上,政府对少数民族及移民的语言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南北战争之前,对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采取不干涉政策。种族隔离时期采取的是“英语唯一合法”政策。民权运动以后则是英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合法共存的政策。

关键词 美国 少数民族 移民 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H3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31X(2010)02-0142-04

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美国目前大约有270多个民族使用着200多种语言。从族源来看,除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外,主要由移民组成,各大洲100多个民族的后裔生活在美国,主要移民族群有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从肤色来看,美国的种族包括占主体地位的白种人,还有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等。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英格兰人占60.9%、苏格兰人占8.3%、北爱尔兰人占6%、爱尔兰自由邦人占3.7%、德国人占8.7%、荷兰人占3.4%、法国人占1.7%、瑞典人占0.7%、其他占6.6%。^[1]在1990年的人口统计中,75.7%为欧洲裔,12.3%为非洲裔,9%为拉美裔,3%为亚洲裔和太平洋岛裔,只有0.8%为土著美国人。^[2]

如此众多的民族,形成了美国语言、文化、宗教等的多样性。据统计,现在的美国人口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家里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其中使用西班牙语的人最多,为两千八百多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4%。那么面对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语言,美国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又是如何处理主流社会的语言(英语)和其他移民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呢?本文将分为三个时期来探讨美国少数民族及移民语言政策的演变。

一、南北战争之前,对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不干涉阶段

南北战争结束以前,美国的早期移民中英国人居多,影响力也最大。所以英国的语言、法律、宗教信仰、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就转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构成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基本骨架。美国的教育,也主要是英国教育

模式的移植。^[3]这一阶段,美国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同化主义政策。^[4]

这一时期,由于政府能力有限以及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到美国,美政府在语言政策上鼓励英语但并不影响其他语言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的使用。英语在一些地方也逐渐成为通用语言,但这并没有影响美国居民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建国初期的几任总统甚至支持多种语言的使用,如杰斐逊总统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是能用两种语言,他自己就擅长西班牙语和法语。富兰克林总统对宾西法尼亚州德语学校的发展持赞成的态度。19世纪初期,带有各种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为了使这些移民尽快融入美利坚民族,美国各州开始颁布法令,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世纪20年代在北部各州陆续兴起了“公立学校运动”(common school movement),公立学校运动着重于统一教材,扩大教学内容,改善学校设施,实行免费教育等等,为了推动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地方社区用母语办学的思想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一些公立学校甚至还承诺在本学校传授学生的本民族文化和母语,以此来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学习而不是到工厂做工。内战期间,政府的不干预立场占主导地位,他们包容语言多元化现象并鼓励公立学校推行民族语言教育。

这一时期,美国对少数民族(移民)语言的开放和认可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为了争夺学生数量而采取的对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的促成,诸如学校管理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慈善态度、一个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等。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许多大城市还是以规范的英语单语教育为主,但是在辛辛那提、丹

收稿日期 2010-03-04

作者简介 王双利(1984-),女,河南洛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 外国教育史。

142

佛、巴尔的摩、旧金山等移民人口较多的地方也有一些学校存在民族语言教育。如在辛辛那提的一些学校,半天时间用德语教学,半天时间用英语授课。芝加哥的波兰移民儿童进入当地的天主教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教学一小部分使用的就是儿童的母语。

二、种族隔离时期,“英语唯一合法”阶段

自十六世纪黑人被贩运到美洲起,到十九世纪南北战争,白人殖民者把黑人当作“黑奴”,从未考虑到他们受教育一事。南北战争后,黑人在名义上取得了政治地位和教育权利。但北方企业主和南方种植园主一如既往地剥削黑人,使黑白平等教育原则成为泡影。在公立学校中,白人教师只给学生讲述黑人的“倒行逆施”,关于黑人真正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及其祖辈的优秀品质,则只能靠黑人家庭的口耳相传。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判决“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合乎宪法,即为白人和黑人学生提供相同质量的公共设施予以隔离不违反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5]批准南北方种族隔离可达60年,从而支持了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自此,黑人及少数民族在南北战争之后又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体制性歧视和迫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新的移民浪潮从东欧、南欧涌入美洲。老移民害怕新的移民会对美国已有的文明、民主传统、宗教等造成威胁,激起了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情绪。于是,老移民发起了“本土主义运动(Nativism)”,目的是使新的移民百分之百“美国化”。^[6]“美国化”的目的在于强力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使他们遵循主流文化的语言、价值和行为规范,将移民们的本民族文化及其附属物清除,变成一个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完成这一过程,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高压同化”。^[7]在高压同化理念的指导下,儿童无论从哪里来,具有什么背景,都一律接受同样的对待:读主流社会的书,参加主流社会的考试,不考虑民族和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文化,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传统等都受到轻视和压制。

“高压同化”政策体现在语言上便是“英语唯一合法”。南北战争之后,人们迫切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工商、政府及公共事务,这就使得对英语的使用变得日益重要。同时又由于美国人急于压制他们排外情绪的滋长,政府采取了要求移民学习英语的措施,并以此作为获得公民权利的首要条件。如1906年国籍法把能“说”英语作为作为加入美国籍的前提条件;1950年国内安全法中把英语能力的要求扩展到“读”、“写”。公立学校也受到高压同化的影响,不得不改变自己包容各种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而采取美国化、同化外来非英语国家的移民策略。随着民众对儿童英语能力的重视、对统一的美国社会的向往以及联邦政府对州、县的控制日益加强,政府和民众达成了这样一种共

识: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应该使用一种“共同语”进行教学。因此,19世纪末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这两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州相继出台了“只用英语”教学的法律。1889年威斯康星州通过《本尼特法案》(the Bennett Law)规定,英语是一些课程的唯一授课语言。这为制定“英语唯一合法”的法律奠定了基础,成为了一个开始。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语确定为唯一的交际语言,目的是用英语来同化少数民族的语言,使得语言同化也成为了美国同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英语唯一合法”的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消极作用极其明显,也对移民及其后裔的学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90年,约有20万的学生在公立学校接受德语教育。1914年在密尔沃基、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和代顿的公立学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小学生接受英语德语双语教育。1917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众的反德情绪高涨,德语被视作实现“美国主义”的威胁。致使1917年至1919年间,中等德语教育缩减,英、德双语教育课程被大大的缩减。这种做法同时也出现在其他语种的双语教育中,如瑞典语、挪威语、荷兰语、波兰语、法语、丹麦语、捷克语等等。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外语(即少数民族语言)被排斥在公立小学课程体系之外。由于语言的障碍,少数民族学生无法在学校中享受到平等的教育,导致其学习成绩下滑,进而直接影响到他们成人后的生活。

在英语同化教育作用下,到移民第二代、第三代能讲父母语言的人数越来越少,根据费舍曼(Joshua Fishman)收集的数据,意大利移民第二代有2,300,000人能说意大利语,第三代只有147,000人;犹太裔人第二代能讲犹太语的有422,000人,第三代只有39,000人,波兰裔由1,516,000降为87,000人,瑞典人由187,000降为17,000人。^[8]母语的丧失虽不能说是他们民族特性的完全丧失,但是,同过去的文化媒介却中断了。采用英语为共同语言,是移民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改变的重要方面。^[9]而且,由于语言的障碍,少数民族学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学习成就很低,直接影响到他们成人后的生活质量。

三、民权运动以后,英语和其他语言合法共存阶段

1954年黑人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掀起了公民权利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反对教育种族隔离制的斗争中揭开了序幕,声势浩大,席卷全国。黑人们强烈谴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行为,利用各种非暴力手段进行抗议,来争取黑人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公民权利。随着民权运动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集团开始仿效黑人的做法,要求建立自己的权利,提出对教育的要求,如要求学校更多的传授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从教科书中清除种族歧视和偏见,开设反映少数民族语言遗产的语言课程。

在这中背景下,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禁止种族、肤色、国籍的歧视。1968年,健康、教育、福利部宣布了《民

权法案》第六条的实施总原则,指明“学校机构有责任保证来自特殊种族,具有特殊肤色和原国籍的学生不被剥夺和其他学生在学校中获得同样的受教育机会。”^[10]根据实施总原则,1970年人权办公室制定了备忘录,决定为少数民族人数超过5%的学区提供特别教育服务。备忘录中规定“学区中只要有少数民族学生因不具备“说”和“理解”英语的能力而被排除到学校有效教育计划之外的现象存在,该学区就必须采取坚定措施来纠正学生语言方面的缺陷,以便使他们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禁止以英语水平为评估借口,把少数民族学生分配到智障班或者不允许他们参加大学预科课程的学习。”

1975年由教育署长贝尔宣布了“劳治疗方案”(Lau Remedies),宣布了行动纲领,包括方式及步骤,涉及如何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技能进行测定,如何选择教学策略等。在行动纲领的规范下,小学被要求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教学,用母语讲解各学科直到学生的英语水平足以接受单一的英语授课为止。行动纲领还设计了三种形式的教学模式:过渡模式(用母语教学,直到学生完全掌握英语);双语双文化模式(同时用母语和英语进行教学);多语多文化模式(同时用英语和至少两种其他民族语言进行教学)。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双语教育法案。^[11]该法案的目的是为各项双语教育计划提供财政支持,教育宗旨是鼓励“双语教育的做法、技术和方法”,对儿童同时使用母语和英语进行教学直至他们精通英语。1973年该法案修订为《1973年综合双语教育修正案》,规定政府为提高公立学校中现有的双语双文化教育计划提供财政支持。1974年,美国国会重新修订《双语教育法》,把双语教育定义为“同时用英语以及英语说话能力有限的儿童的母语进行的教与学的活动,目的是使儿童的教育过程顺利而有效”。明确联邦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组织,负责双语教育信息的收集、分析、传播的工作。1978年,国会再次修订《双语教育法》,扩大了双语教育计划的范围和规模,并重新界定了双语教育的对象,用“英语水平有限(limited-English proficiency 简称LEP)”代替了原来的“英语说话能力有限(limit-English speaking 简称LES)”。取消了1974年修订案禁止向母语是英语的学生传授外语的命令,改为“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帮助英语水平有限的儿童提高其英语技能,其他学生的参与必须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12]

在双语教育实施的过程中,政府、教育界对其争论不断。反对双语教育者认为“双语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双语教育中有太多时间被浪费在用学生在家所使用的语言去指导学生,甚至有人尖锐地说双语教育实际就是母语教育。学生过多的依赖母语,使得他们学英语进步不快,甚至不能学好英语,更进一步导致他们不能进入主流社会。而赞

成双语教育的代表斯坦福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应用语言中心主任 Hakuta 教授说“在详细的研究了所有报告后发现,双语教育还是有轻微但明确的优势。并且补充道,没有一种适合所有非英语语系孩子的万能教学方法,双语教育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于是,1983年教育部对《双语教育法》做了再次修改。不再要求用儿童的母语进行教学,各学区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适于母语为非英语的儿童的教学方法”,只要他们在实践中可以拿出证据表明所选用的方法是最合适的。1984年对《双语教育法》的修订,进一步明确双语教育的目标是使英语水平有限的儿童“获得英语语言能力,达到升级和毕业的要求。”并要求所有双语教育项目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儿童提供强化的“体系化的英语语言教学”。

20世纪80年代,多种形式的的双语教育代替了原来单一的双语教育的做法。教育部门为成年人和不在学校学习的年轻人开办了家庭英语扫盲教育,还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开办了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天才儿童教育。并出版了大量的双语教育专用资料。双语教育的两种模式:过渡型双语教育和发展型双语教育也得到了法律和教育界的承认。双语教育在教育实践中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纽约州董事会(The New York State Board of Regents)在教育实践中修改了州双语教育政策,重点强调了母语的学习和双向式(two-way)双语教育。双向式双语教育把母语是英语的学生与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混合,目的是发展两类学生的双语能力。

总括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对少数民族及移民语言政策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一开始的不干涉阶段,到英语唯一合法阶段,再到多语言合法共存三个阶段。思考美国语言政策变革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变迁受到诸如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作为社会统治工具、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力等诸多政治性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就英语地位问题的政治之争可以表明英语是如何被看作一种权利的,语言同化甚至成为美国同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人民大众的迫切需要。在20世纪末,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面临消失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语言,更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少数民族及移民开始向政府及教育机构要求在学校中传授本民族文化和语言,以使自己的文化、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其三是教育的推动。20世纪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美国兴起,促使越来越多的教育家来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教育等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逐渐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校本课程的开发也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热点,本民族语言的教学也在学校教育中逐渐成为重点。这有力地推动了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变革。

当然,美国对少数民族及移民的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其

民族、国家的成长是相伴随的。所以有必要对于导致美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变革的原因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 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华盛顿特区 1975 年版，第 2 卷，第 1168 页。
- ② Cheeseman Day, J. Nat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US Census Bureau. 1997
- ③ 王恩铭. 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8 页

参考文献：

- [1] 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2] Garcia, O & Baker, C.: Policy and Practice in Bilingual

Education, WBC Led. Bridgend, UK. 1995.

- [3] 吴明海. 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4] [美] 席蔚华. 美国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 [5] James A Banks.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 Third edition, Allyn and Bacon, 1994.
- [6] 马戎.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 [7] 杨生茂. 美国历史问题新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8] 杨泽恒. 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J]. 大理学院学报, 2002 (2).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inority and immigrant language policy in America

Wang Shuang-li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probably more than 270 nationalities, the USA is using 200 kinds of languages.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different language policies to national minority and immigrants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the Civil War, it adopted the policy of not interrupting the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the racial segregation Period, it adopted the “English Only” Policy. Afte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t adopted the policy of legitimate coexistence of English and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Key words: America; minorities; immigrant; language policy

[责任编辑 胡 伟]